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録二

卷二

俞定所年丈

蔡體國

劉子誠

王時揚

楊湛如 三首

劉肯一

管東濵公祖

周謙山先生

孫亟吾公祖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二

周栁翁座主書　丁卯鄉塲座主　麻城人諱思久

起自受知門下幸蒙提誨即志學未嘗少懈惴惴然畏負知教賴天之靈求之十年所矣中雖烱然而竟不能有所發揮每以資禀椎弱自病頃造建昌虛心就正遂脫然無繫耳目口鼻手足輕旋活潑乃知向日之烱烱于中而不能發者非天資之椎弱乃一絲之猶縛也黃梅奉晤道範喜極言恖中惝未罄日者朱君至得接翰教盥讀之下仰見師門垂念深矣即

顧復之愛奚輿哉承諭學須自足方能不足又曰不足者足矣足者不足矣起安所托業以及此言哉竊揣吾人之心本爲太虛太虛何足之有識此太虛無足之體謂之自足而非果有一物以充足於其中也此太虛無足之體人人有之日日用之物物同之未嘗有一物一人一時間狀然第驗之於赤子驗之於夫婦之愚不肖則洞然明白而仁智之見不與焉締觀聖人所學無非舍己從人惟其虛體復也今夫人之視也未有不舍目以從色者也人之聽也未有不

舍耳以從聲者也食則舍舌以從味嗅則舍鼻以從
香捉則舍手以從物行則舍足以從路至於心獨不
能舍且從乎非心也落於知識淪於念慮而妄認之
爲心而彼亦妄爲我主宰而莫之辨也誠能一旦之
間泯其知識歇其念慮而惟心是從如鼓答桴如聲
應響如水行地如鏡現形安得而不舍安得而不從
亦安知其所舍安知其所從夫舍與從有二境焉不
可不辨也以所舍所從之是非得失爲究竟者其次
也即舍即從爲究竟者其上也何者是非得失俱起

於知識念慮如人有潔病者其視聽嗅味皆與人殊亦是其所是而得其所得而不知其大非大失也聖人則不然知大是而不知小是知大得而不知小得嘗觀堯舜禹之際而竊窺其槩也洪水之患亟矣鯀之方命圮族堯所知也四岳強舉而堯遂聽之者何也禹受征苗之命苗逆而益以謙贊此於兵事何當哉禹遂聽益而帝亦遂聽禹者又何也無非學也蓋不聽即不慮不慮即其本已撥天下之治忽豈知識念慮所能及哉嗟夫此學之在後世未易以一一明

也起幸不自棄年至強立始克奉師門之教中所稱述無非即教言而鋪敘之如所謂不以一知半解為足不以拾唾傷吻為不足者起悉能領略而具發其所未盡者云耳吾師試觀其中亦有可教者否乎此中甚蒙耿老先生教愛附聞

又

承示性念之說云念之不動者為性蓋雖有念而其中有一種靈覺能主宰不亂者是也敬聞命矣至謂人之所以多念者欲與見之為累而吾性靈覺之體

失矣若不誘於欲不滯於見則性之靈覺者適得其體起則尚有疑焉蓋既曰不動不亂即無失無得既曰有失有得則所謂不動者非真不動者也所謂不亂者非真不亂者也夫性本未嘗有失得也其失也者言乎其迷也其得也者言乎其悟也悟也者悟其不動不亂者也悟其無失無得者也故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蓋其心若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夫知之則動無非天何欲與見之有夫不誘於欲亦欲也不滯於見亦見

也旣知絕情斬念之非而又切切焉於欲與見求之其相去豈能以寸乎且欲是誰欲不誘又誰爲之見是誰見不滯又誰爲之而此性靈覺之體果待不誘於欲不滯於見而後得否乎大抵孔門性學一而不二必知一而後可以言知性而苟二焉即知解而非實悟也此起近日之所得者不敢隱也請以就正幸終教之聲生之性一也而人物與趣皆念爲之也物之念重而堅難於宛轉人之念輕而圓難於直達故物中有轉念之物比於人中有達性之人人性之達

必其有夙根而又遇大先覺物念之轉亦必其有夙
根而又遇佛故鸚鵡鴝鵒之能念佛雞之能聽法華
牛之能觀金容無足怪者至於舍利金蓮之類皆其
念之專確使之雖未達性而德本植矣此理之常也
吾儒所稱九成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者非耶今
誦經者賓鸚鵡鴝鵒於其側未必能念也奏韶者驅
百獸於其間未必能舞也蓋有說矣上古神聖性體
通明天地人物古今往來合而爲一而其志願弘大
每欲盡有生之類以皆明其性故其精神默運於六

合之內含靈之類亦黙應之若子之趨父然是以發
謀動慮莫不丕應後志後世性學失傳儒者但拘拘
檢束於形骸聲色之末而茫茫然惟恐失之其於天
地萬物一體處茲然未之知也人且未如之何而夠
於物乎故今日吾人此學切須以知性爲先虛而信
者知性之根也一了百當不掛一絲者知性之驗也
賢愚平等不生分別俱立俱達隨感隨應知性之成
也此須胸中烱如白日一毫不自欺瞞然後至若小
小閉藏終成弄假此起之所參以復於師者幸終教

之

又

二十年弟子始得登師之堂師更命令長公呼我爲師此宇宙間一團太和元氣豈可多得湖上有徹夜之坐浮光有三日之行合食連床長笑浪語師也既忘形骸弟子亦安知名分之拘束哉此一團太和元氣充將包裹宇宙而充塞不足言也别後每與文塘丈談及則神爽飛越歲杪抵京至今適匝一月忽承寄到瑶琴重以冊翰龍唇鳳采光景燁燁此身又若

在天台閒矣喜甚感甚承示知性一關尚未合併嗟夫此際豈容不合併哉夫謂不思不勉之爲性也非謂思勉之非性也蓋亦曰不思者能思不勉者能勉而已矣思勉迹也可覩可聞不思不勉者神也不可覩不可聞擇善者擇其不思不勉者也明善者明其不思不勉者也然非實有不思不勉者存也思者卽不思者也勉者卽不勉者也而執思者勉者以爲性則其去性遠矣其在知性者無不是也焉得有所分辨於其閒哉起也嘗面呈於師曰思亦是性語出於

卓吾先生之口卽是出於他人之口卽不是此猶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孟子言之卽是告子言之卽非也此可以意會難以言求也師云無假於思者凡與聖同而聖之所以異於人者全在思而以書之思曰睿爲證苟若是則孔子曷爲以不思而得爲之聖人也哉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與我同類者非虛語也葢聖人不思而得不能有加於凡凡人亦不思而得不能有減於聖而其幾特分於迷悟之閒迷之則凡而其不思而得者仍不減也

悟之則聖而其不思而得者仍不增也不思者思思而不思不思者思無所來而來也思而不思無所往而往也是之謂睿思思而睿者聖也凡則思而不能睿矣睿者其體也而不能睿者迷之所自取也嗟難言哉師云惟是合當思處却多放過故於事物之來以習心湲然應之而非率性之眞所以不能中道此似未然也世豈有合當思處放過者哉大抵人之應事患在於自私而用智其不肯放過處常多而肯放過處常少其肯放過處多是率性多是中道而不肯

放過處多是計較億度之私生於習者耳此君子所以貫順萬事而無情也雖然此非可以勉而能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難言哉吾師所教以此救其之失可也若欲求徹性關則有卓吾先生在不敢贅

又

前月蒙手教賜答言虛之義又示以性念說并幾希所訊起伏讀已隨述愚見欲以請正因乏便未寄茲再奉教札兼示大雅之章起又伏讀洋洋乎金石音也灝氣霽襟玥若可挹蓋道脉無疆之徵乎起無任

佩服無任忻忭前奉書有耳順之問一時妄見深遊禮則師不督過而復賜答蓋中也養不中之義正師之耳順處起當領略於言外者也大抵此事只一唯便了更着一字不得一字可着便掛葛藤而起於師旨前後悉費分疏俱不了之故眞未夢見顏曾在不過泥言詮而生疑慮然繼自今亦知過矣惟師終教之幸甚承示三耻起急自反思惴惴然是懼旣而以事理推之天下有好古而忘反求者乎有執道而不能下人者乎有以膏粱食人而自厭糟糠者乎嗟哉

我得其說矣好古而忽反求者必非好古者也執道而不能下人者必非執道者也以膏粱食人而自厭糟糠者必非以膏粱食人者也夫既非然矣而師復被之以如是之美名則有道者之言而詞不迫切故也不然而果其人好古者乎執道者乎以膏粱食人者乎則無乃其未甞不反求不下人亦未甞自厭糟糠或其迹近之而其實不然或不能無過而不爲彌縫而人皆見之者乎此皆未敢知然師既耻之起我不耻也若是云云又泥言詮而生疑慮之過也然甞

記昔人有言若於師全肯即負於師且文義之疑耶
可爲質至於師所實得處起雖不敏亦不能置疑也
伏惟台慈垂亮

復耿侗老

不佞向未知學近蒙羅周二師提誨稍有醒覺入京
以來又幸老先生惓惓接引及陽和先生聯屬同志
輒不自揣欲罄所有以就正有道之門顧貧子悅金
自覺羞澁者屢矣徒念四十浮生一向頓寄籬根今
日始知出頭豈可更自退轉然亦幸列位老先生暨

諸同志諒其眞誠終不我棄故得以竭其愚昨承札教洗心滌月捧誦再四老先生與善之周閑邪之切藹然如春肅然如秋仁人君子之用心宏如此矣起也於此若不能虛心受教即爲居之不疑認賊作子自內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者也尚可以言學哉第其中有安復者不敢嘿蓋老先生之學知性之學也起嘗領教而識之心久矣今札中所引程伯子視聽言動皆天之說而曰此理干涉最大迷悟之關不獨是非得失從此以分而吾人之所以生死者實

自此判於此實有悟入便如堯夫所云靈丹換骨白日昇天苟於此不能靈識而徒名理上辨析格式上檢點則此身猶然麻痺所謂不著不察虛生枉死人耳如此大段已了了矣更何言哉詳札教之意蓋爲不依復周栁師書有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之辨恐後學因此遂任其邪欲偏見爲性則其害大矣故不惜詳複批示甚盛心也但不依原書之意未嘗謂欲與見爲可任而不除蓋因栁師書云卑者誘欲高者滯見如此則動於念而吾性靈覺之體失若不誘於欲

不滯於見則性之靈覺者適得其體是以性之失得繫於欲與見而性體果若是哉若老先生云孔孟之道所以不明者則固溺於欲而蔽於見之故也此則無可疑者蓋謂孔孟之道不明猶云性之體不明也夫靈覺性者也明夫性者性之者也性者天之道也性之者人之道也誘于欲滯于見則不足以明乎性人道之不脩也若夫靈覺之體豈因有欲與見而遂失又豈因無欲與見而後得哉何者天之所以與我者分定故也學在知性而已不佞謂欲是誰欲不誘

又誰爲之見是誰見不滯又誰爲之意欲于是體察以知性也夫欲與見人之所不能無也惟知性之人應時銷落否則層層是欲層層是見不使故曰不誘于欲亦欲也不滯於見亦見也此其辨之甚微而功之極細者也謂不使任其欲與見而不除可乎但除之有其要耳程伯子不云乎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先儒公案豈容抹撥而無藉之言則起亦爲乎敢哉夫念之生於欲也有邪有正是邪正者

念也而性則知邪知正者也念之生於見也有偏有全是偏全者亦念也而性則知偏知全者也邪者誘於欲矣而知誘於欲爲邪者不邪也偏者滯於見矣而知滯於見爲偏者不偏也欲與見皆念也念則無有不動之時而知欲與見者性也不隨念而動者也念常生者也而性則生生者也生生者常動而生生者未嘗動易繫云生生之謂易指性而言也而告子生之謂性惡足以及此自念之生于欲也起至惡足以及此止是某四十時所見至四十四五後遇人指授方知此處尚未今姑存之以待吾輩參訂云若不依前書言虛

之義有云視則舍目以從色聽則舍耳以從聲之類
蓋即耳目口鼻之虛以驗人心之虛老先生已洞閲
鄙衷矣不佞決不以物交物則引之者爲性可不復
自解也至謂近世譚道者或以一見爲自了或以篤
倫盡分爲情緣或以蹈閑蕩矩爲超脫或以遷改懲
窒爲鈍下如此横議反而求之不得于心矣是雖佳
世眞仙出世活佛豈能舍已從之哉嗟夫如此等人
不佞實未嘗見之雖閭耳聞原未目擊故不敢信然
若果有之必其所學者影響之見而非實有所得者

也夫能自了者必有不了之功性體莫大乎孝弟而推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和位育皆性體之自然知性者必知乎此故足貴也而如札教所稱則世之罪人也哀之可也漸而化之可也其在親故善養而曲成之可也孰能舍己以從之哉昔宰我問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孔子曰何爲其然也此吾性之良知自有權度存焉不可得而罔也吾輩今日之學當以孔子爲依歸豈懲彼噎因廢此食天不爲惡寒而輟霜雪地不爲惡險而輟陵谷大匠不爲拙工改廢

綑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吾道固然柰之何其有二言也起與同志時時提掇當下誠有之誠有之然聞老先生與人言亦時時提掇當下何也蓋吾人此學舍當下更何處尋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當下之學時習也孔子所以成聖之時者也苟舍當下而別處尋討正所謂誘於欲而滯於見也欲豈必聲色而見豈必虛高哉凡所稱引諒皆老先生所欲言而未及者至於程伯子云聖賢立言不令知德者厭不知德者惑起則誠愧之然惟其所學者未至

於聖賢之域交乎百孔千瘡不可得而掩也然不敢不勉若老先生所云願得朝之士紳無作好無作惡濟濟師師野之民萌無胥戕無胥讒親親長長必從明孔孟之道始大哉言乎願老先生肆力於作先起也不傚亦不敢不思強勉以隨其後也

復吳悟老

起聡末無識素讀吾鄉白沙先生書而不達致虛立本之說因見近溪先生後稍有所見而敝座主椰塘先生書來云云勿以一知半解為足不足則足矣足

則不足矣起讀之適與心會因陳所見而極言虛之義在於舍巳從人然不覺其引喻援證之遂至於支且蔓也忽辱老先生摘發數條訊鞫詰令末學凛然幾不容喙雖然向微支蔓之說得徹於尊前何由發長者之德音乎所教云云悉當默會顧必摅思奉答者仰知老先生愛人無已故更藉是以終領大教耳而實無所異同也謹依來欵條復于後

其一

老先生曰知識念慮能斬然一㴱即不起一歇即不

動乎知識念慮誰爲之泯與默誰爲之一舍一從又誰爲之恩曰誰字甚妙識得誰字則知識念慮雖未能不起然可得而泯也雖未能不動然可得而默也不然即泯亦知識也即默亦念慮也豈易言哉鄙說所謂即舍即從爲究竟者正指此誰而言而謂以所舍所從之是非得失爲究竟者則指知識念慮而言蓋知識念慮雖出於心而不可遂以爲心且孔子亦云知之次矣則其上者安在然則奚嫌於二境也老先生曰堯聽四岳而川鯀能從四岳也而方命圮族

不幾失之前迷乎征苗之役爲聽益帝聽禹善從也而益未謨之先奚舍而奚從乎將三軍冒不測之險當其時其心能廓然太虛絕無一係分別知識念慮掛繫乎將烱然者一照而徹乎愚曰書稱堯舍己從人孟子稱舜亦舍己從人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有允執厥中之學故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用緜班師摧度出於二聖之心而後世之所見者迹也鄙說引此以言虛亦欲以善體其心而仰稽其學耳若其迹與其時而俱遷矣似難論也如云無一係分別與一

照而徹起亦不敢生此此妄見也

其二

此條老先生一句一詰而總之曰夫靈覺之體委非待不誘於欲不滯於見者而後得而吾人之欲得靈覺之體也舍不誘於欲不滯於見更何路以入乎將孔門四勿之指異於不誘不滯云乎妙哉何其了然也程子曰苟規規於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此正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之斷案也然則有其本矣本者何知

性是也正老先生所謂欲得此靈覺之體是也得豈易言哉一絲一塵便隔萬里何欲與見之敢留此正克復之眞機四勿之要訣與言至此髮豎毛竪直欲按劍尚何一之可言

其三

鄙說所云虛而信所云一了百當不掛一絲所云俱立俱達隨感隨應偶分三段成文承詰曰三面目三階級有此三則奚云一誠然起前自愧支蔓者此類是也敢不受責老先生又曰太虛中無天地人物古

今若有個天地人物古今的志願繫在區內安得謂之虛此志願與念慮何以擇也愚曰天地人物古今皆太虛中所現之相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則虛體復虛體復則天地人物古今一齊穿紐一齊呈露目前其一體之志願自然發動非有意繫此於胸中也志願與念慮似同而異從虛中天地人物古今起者謂之志願從軀殼上起者謂之念慮人心不能不起而聖賢所以無念慮者正以志願勝耳老先生曰彼拘束形體聲色之末者固未可共此學而

從事於此學者止說得與人好聽寫出與人好看其實不曾實下苦工又曰足下所云胸中炯如白日不知於此白日果從天降乎抑塗間拾得乎居常此白日長炯如乎能不離乎欲與見不我涉乎抑皆天乎倘念起時何以應乎此段一句一鞭一字一策起讀此自知痛自知省此即起胸中炯然之白日也若長者常不棄而肯時時鞭策之起常能不自棄而時時痛時時省又何患乎白日不長炯如何患乎欲與見之涉何患乎不皆天而念起無以應哉若夫弘大志

願誠一驗之便能發謀動慮使含靈丕應此聖神之
極太古之化遐哉邈乎尚已豈區區者所敢云也老
先生又曰不佞何能於此白日上加一語正欲向此
白日奉持之長保勿失也幸甚幸甚又曰知足下虛
體能聽不索罵我也吁是何言歟世之不講於曲禮
久矣幼者聽而弗問不躐等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悌
事長則順古人有言曰不班白語道失老先生長者
也起雖愚亦嘗講於禮豈敢云虛藉使不虛猶將執
幼者之禮以聽於老先生今者老先生瀝心髓以教

起也謂何爲天下萬世學術計也奚有一嶺外書生哉起不能聽是爲負老先生之盛心夫不循幼者少禮與負君子之盛心其得罪於天也大矣而尚何學之足言蓋世有足已而自是執迷而不顧者而起不願學也起今褸褸奉答者或可或否要之皆妄見也而所恃以爲烱然白日者獨有領略老先生之教之一點靈明足以當之耳否則舍受教之真心而執知見之謬論是買櫝還珠之譬也伏惟老先生弘與人之量有不倦之仁察其可教而終教之不勝至望

柬張陽老

伏承手教垂答言言皆實際語領益多矣承諭吾輩立言不欲使人駭聽誠然誠然但此體原有天然之矩非意見所得而增損也言本體而黜工夫起則安敢然哉但謂吾人識得此體便隨時隨處都是工夫工夫雖做得萬分細密依舊還他一箇本體而我並不曾做着他一毫耳即如程子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豈仁體之外別有誠敬乎孔子又曰仁能守之翻說覆說只是這個更無餘法若工夫可黜便不識

本體而起亦不敢也人物之靈蠢貴賤逈然不同
希二字亦孟子不得已之言起因拾而著論偶一
呈非古人庸言而起亦不敢執也大要眞知性眞識仁即若卻堯夫先生以人而當億兆之物奚疑耶若夫不學而甘爲人下即不如物者尚多聖賢每每言之吾輩不能爭也陽明先生四句宗旨萬世不易知善知惡總是一知即此是本體即此是工夫但從本體透過來方能如此說若初學不指示他本體合下只教知善知惡畢竟成個執着生大分別障也門下

幸齋之尚容而布求正

楊晉菴給諫

人有恒言曰吾道自足何待旁求此似非知道者之言也人之求道惟其不自足也故其心常虚好問好察見一善行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大舜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焉不學何常師者孔子也此古之大聖人也豈嘗曰吾道自足哉吾人之心本無不虚惟執已見則有我而不能虚故爲吾道自足之說者出於有我者

之卢聖人所不取也今之盡心於聖人之道者未有過於足下者也而於此似尚有未察者第不敢不效其愚

送壇經與友人

秦火之後古書之存於世者無幾佛周初人也從西方入中國其言與六經相發明者多矣文中子曰貝[illegible]幾縻揭竿幾樂吾其求諸野乎夫野尚可求也矧聖人之典哉其辭而闢之者心不虛而好名之爲累也非久本復始好古君子不足以語此矣壇經出六

祖六祖元不識字何故能說經讀者誠知其所以然

其庶幾乎

李斗野丈

國家煑海之利居田賦之半商灶之苦甚於民而及其不逞也比之田野揭干者亦甚焉其所天者在都運必得君子主之然後能恤灶通商百姓勸而財用足足下能共任滿三載良可賀也郎此便是道學豈外此而別有道又豈外此而他有學哉弟向日妄有所陳勸者誠見足下資性操履都與道合至道甚易

夫方曰都與道合矣易又云至道甚易此却別有說也雖云有說實亦無多說大抵弟不欲足下以司馬温公輩人自限耳今足下云使人人而皆可語道學則自涉之門亦不足重弟雖未測此意然就二語思之似謂未必人人皆可語道學也又似謂惟非人所易然後見道學之難也顧以弟之所聞於古訓其實不然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實以人人皆可爲堯舜也堯舜之時非獨堯舜爲然其時在庭者皆聖賢也又非獨在庭者爲然在野者比屋皆可封也是

果何脩而致是哉或者歸於氣運之隆殆非然也蓋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族無不睦又以此而平章百姓而百姓無不昭明又以此而協和萬邦爲之於變時雍舜亦以其孝友之德克諧於家又以此而成聚成邑成都以此而風動四方則皆此學爲之也當此之時天下不知有聖賢之名而又焉知聖賢之爲亟譬之天有日月星辰光輝照臨天下以爲固然而不以爲寶嗚呼此所以爲唐虞之盛也自世衰道降而後天下知有聖賢自聖賢之道不盡明於世也而

後聖賢重聖賢之重也是世道之衰也雖然其責固在人苟有能明此學者必將引同志以共明之由寡及衆由近及遠由一時及後世但得其機不息其種不絕雖回世道於淳古無難也吾鄉白沙先生亦不過繼續先聖先賢之脉耳白沙出則先聖賢不死矣吾人今日奮然有立亦所以繼續白沙先生之脉使白沙不死也白沙不死先聖賢不死總是人心之不死也人心不死猶火種之藏於鄧林也會有燎原之日敢云世道遂衰不復見唐虞之盛哉足下謂當時

及門之徒猶有未得其傳者而有待於不肖頑鈍何人敢遂謂得其傳哉未之逮也特有志焉而自畏其綿力之不勝故不避狂妄而輒有所勸於足下幸足下之留意也夫足下之人品高矣鄙所素仰也然謂足下卽聖賢乎是諛也謂聖賢不過如此而遂可以不學乎又誣也要之聖賢決有聖賢之學而足下實可以為聖賢之人足下必不肯自謂已至聖賢無所事學也特未嘗動念耳卽足下不動念為聖賢然亦何嘗不作聖賢事但以是而自安則司馬溫公人品

亦未爲不可也弟何敢固以爲勸哉

孟我疆先生

定性一書程子因張子有是內非外之病而發故極言性之無內外而攻是內尤切如所謂自私用智皆由於是內也繼之曰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其旨明矣終以怒之一端尋破是內之見人嘗怒時多認以爲內因又認以爲是不知此怒原因物起還因物除若肯即時放下一觀則方以爲是者又未必是矣可見怒不在內而是內者妄也然此

衆人易感之怒耳若聖人怒得其正豈有是哉此與孟子辨告子義外之說同告子見外則當言內張子見內則當言外總來性無內外也見得無內外合下都是工夫若遽忘其怒觀理是非云云不過教人如此識取性體耳非眞工夫也

周山泉先生

門下未出京時曾見教一言佩服無斁茲辱教札捧誦再四於波與水止之喻尤有以仰見門下以自己家珍分惠不佞何幸幸夫海之爲海也風起波生則

不見夫平淨之景及其風恬浪靜又奚有夫洶湧之形波與不波皆非我體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學者惟知此之爲惑也故其中無適無莫無作好無作惡泛兮若無所涉蕩兮若無所止即波即不波不取波不取不波夫然後大定雖然非持之以弘大之願凝之以精專之向練之以拂逆之境而輔之以强仁之友吾見其難也門下從事於此久矣庶幾其能之若僕方在創艾之間惟能

痛自着鞭不離當下耳恭惟門下以大學膺大任設施曆注必越尋常不言可知弟竊迹時事良亦有慨於中者夫位撫臺者孰不云辨吏治哉然資格不決吏治不可得而辨也名實不核吏治不可得而辨也能是二者而又主之以省事之心使上易知而下易達則亦庶乎其可歟然此乃淵泉之流而大海之潤也於門下何有哉

高上海

向蕭介揚楚問其民剽悍而朴魯且僻易展布也上

海異是多貴勢而其民輕微是非毀譽出於巨室而膠庠士亦參焉雖然豈可違道以干其譽耶令職在養民而已吾誠於爲民未有不動者也且邑士大夫有賢者縣令當父兄之而稟政焉此子賤所以化單父也白犄意立名之徒務與邑士夫爲水火而仁澤壅此夫不善操舟而嫌溪之曲也吾不爲執事願也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易曰顯比之吉願執事詢上海有道士夫與其耆老參焉顯問以治道而明用其言洞開重門與一邑之賢者共治一邑而以其

暇與膠庠之士講學論道申孝弟之義而相期於遠大之域圖之在始幸勿緩舍此而挾數用術非卑陋之規即暖姝之態而不足進於光明惟執事度之便即寄音勿以常套相加爲愛

黄二瞻丈

承札諭云萬物一體汨溺輩未嘗不知惟其見天下非一人精力可挽遂退然自安孔孟則不然有挑天下背負萬世精神氣槐充塞無閒此論大槩亦得之矣大抵孔孟能合天下萬世以成其仁者以能盡其

性也而沮溺之退然自安者以不能盡其性也此其分別在學不在事在心不在迹假如顏子只居陋巷不改其樂此其迹與沮溺輩何異却又能了得天下萬世以其學其心與孔子同與沮溺輩殊也然則謂沮溺輩未嘗知萬物之一體可也舉火照身不若以身爲火一譬尤妙仰見足下切實貼體之志僕謂足下方擬議作此語時渾身是火誰爲舉者誰爲照者即此更無他身他火但願足下繼續其光明而已第膚淺之識全藉列丈教誨三月間張陽和先生長逝

豈勝悲咽天意竟何如哉附聞不盡

王介石

承翰教過事動氣自咎學問之未得力今以文會多士爲檢束身心陶融氣質之助幸甚幸甚然此乃相濡以濕相呴以沫耳非所以相忘於江湖也吾人之學有大小學其大者爲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太和元氣盎然兩間豈物所能動哉此直其所學者大而非務爲融通者之所能也足下既能求助於多士矣更能以大學相切磋則不事於檢束而自檢束

無意於陶融而自陶融鼓鬣揚鬐於大江大湖之間而尚奚屑屑然以呴濡為哉苟有見於人與已為對理與事為偶內與外為敵雖十分調劑百千萬分停當皆呴濡之類也惟足下慎思而敏求之尤為幸甚不宣

吳矩之

諸公出都門俱缺餞送亦不遣人送於足下亦然使翰至始知尚在潞河喜慰慰足下云少負嘐嘐豈非欲為古之人乎欲為古之人而不求古之學吾未見

其能古也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然其爲學之節著之經傳尚可攷而知也古者二十始學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志親友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夫古者道術純備生而耳目濡染焉其於二十三十之時登謀慮昏塞不逮今人哉然曰不教也曰遜志也誠以謙德虛其心歛其氣使可以入道蓋必於斯道洞然無疑矣然後天下之事迎刃而自解滯雕開未信孔子雖使之仕而不敢即孔子亦曰我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也此古人爲學之節也至於其所學者尚未易言也今之人欲爲古人曾有古人之學否乎學且未論曾有古人爲學之心否乎是未可知也雖然無惑也何也未有以古人爲學之道告之故也今之人豈與古人遠哉若乃足下年甚少志甚銳本希聖之資而不倭忝一日之知不能有所發明以稗益足下之萬一不倭之過也又何言哉足下勉矣不倭非以足下前日之舉爲非是也雖使可以並伊傅之訓方禹皐之謨吾猶以爲當盪之以長風洗之以大波以求

進於道足下其信予言乎又奚事於贅詞哉

李卓吾先生

近得先生與焦漪園丈書又得我椰師教札知我椰師之於先生有相信相愛之深者蓋其合也遲則其交也固不圖古人友義復見於今日世道一大慶也生於先生大教私淑有年向過湖上一宿雖未敢質問一談一笑一指一顧皆足以銷鎔頑鈍生雖淺學眼中頗能識寶每入寶山必不空過昔之事我近師也亦然初未嘗質疑辨難於近師之前也奉違以來

罕嘗申問蓋相見且無所問矣相闊復何問哉此生之所以自附於惣言之交以其中實有不言之信存焉耳雖然我近師逝矣今之能教其者莫知我栁師旣先生於先生而不通問又將誰問哉繼自今當罄所欲言以質於先生願先生之無棄之也讀祭近老文不覺淚下長嘆蓋自以世不復有知我師者柰何泒泒宇宙之中又有先生在焉然亦僅僅一先生已也猶不失爲知我者希也昔洙泗之間三千七十自以爲知孔子者亦衆矣至於三年治任之際欲事有

若以夫子然後知爲孔子之知已者空無人也不知是何以爲孔子哉吾想子貢之徒其中心隱然以有若賢於孔子也豈但曰似之而已此亦往事之可歎者也嗟夫彼師也而欲更事於身後先生友也顧恨未事於生前人之相知豈在親踈久近之迹哉狗子無佛性話即依來教參詑茲因寂空僧還托之致謝不一

沈介庵書

仲冬朔熊堪輿將鼎翰至開緘盥讀若奉顏色乃知

不孝孤之所以繫念於賢人之門者以此學也又乃知門下任仁之切未嘗遐遺海內同志也又乃知門下欲同志偕之正道意向或偏世道隨壞而憂之隱慮之遠也則豈但孤感而已實千萬世吾道之幸夫學之爲言學也人之性至虛至靈原無定體惟隨其所聞見者而學焉故陳俎豆設禮容椎埋賈衒之時而學已行矣是人性之眞體也是赤子之心也此心能不失焉於人爲大人於學爲大學故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以止於至善

焉見爼豆而爼豆見椎埋而椎埋見賈衒而賈衒者明德也見爼豆而後爼豆見椎埋而後椎埋見賈衒而後賈衒者親民也以椎埋為不可也而遷之賈衒以賈衒為不可也而遷之爼豆然後安焉是止於至善也此孟母善教為萬世儀也止之於其所止者謂之善隨其所見而能遷者謂之良使無能遷之性雖百遷其能如之何哉故有良而不善者矣未有不良而善者也大學明親之教喫緊求良也故學以無所執為上無所執然後為明德無所執而後能親民無

所執然後能止於至善蓋不孝之從事此學有年矣恒自驗之每當離羣索居之際亦有一種道義可以安頓身心者自以爲無限穩妥也至欲自盟終身持守不易及其一見高賢大良則向之所執若長風大波爲之洗蕩無復影響又嘗驗之每順應一事應之時自信無所失也及其靜居之中或中夜寤省多不自安甚至愧汗浹背不勝追悔已少焉接良朋舒志意又覺夫初應之爲是而後悔之爲非也然後知道無定在友可輔仁過必不能免也惟友是箴善必不

能據也惟友是長古之人未嘗一日而離友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不孝延禍先人天地間罪子也自京師已得奇病加之哀毀幾無生理三年之中幸無他過惟朋來商學正復不免夫朋友在後世爲贅疣而古人所謂五倫也友之於五倫猶土之於四時無可缺者居喪而不接朋友是友之倫因喪而廢又不知孟子使充虞敦匠事虞其友乎否也吾安敢因象山而疵伯恭仲淹哉但如歌詩鼓琴赴席行慶之類乃爲禮樂自不能與誠所謂人子至情非作而致之者

遂以此並絶朋友恐無是理矣門下謂論學亦立身行道中一大件似不可以苦塊廢似之爲言就論學言之耳舍曰論而直曰學焉則眞眞不可以苦塊廢又眞不可以頃刻廢非惟不可廢又且不能廢何者寢苫學苫枕塊學塊蓋無之而非學矣孰能廢之故論則有時而廢而學則無時而廢君子蓋有時而不論實無時而不學也門下謂聖門與諸子論學不外孝弟忠信即顏子最聰敏其所請事者亦在視聽言動間非有高深之談誠然哉此所謂名教也名非實不

生得其實斯得其名矣名有萬殊實惟一致聖人之學以一御萬不以萬蔽一門下舉河東餘干江門餘姚四先生之學脩悟交致誠確論也愚謂悟之一字乃入道之門大學始教必先格物以致其知然後及於誠正蓋有格致而不及誠正者矣未有不格致而能誠正者也格致而不及誠正者亦其末之格致也彼之舍躬行而譚超悟者非能超悟者也安得藉口于姚江樂曠蕩而忌拘撿尤不足論矣安得自比于江門哉要之學以格致為急亦以格致為難惟其難

也故始因其性之所近者脩焉雖未足以躋聖域而亦不失爲聖人之徒此爲中人設耳若夫豪傑之士自當勉其所難而安可少諉哉以當下爲入道蹊徑此自有說當下者時也時者大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當下也離當下無天離當下無命離當下無性則離當下豈復有學耶故夫子曰學而時習之而夫子之成聖亦聖於時也學而流於清談廢事者由其舍當下之賾棄而虛騁其意見立好名目以夸示時輩競習成風安得不廢事哉子曰賜也賢乎哉夫

我則不暇學者終日茫然蕩蕩不知自己性命落在何處命根已斷尚不自知此子貢所以致夫子之一鞭而尚未知痛也夫子之一鞭正鞭當下而子貢之未知痛者當下離也不孝十餘年來正學得當下二字而尚自覺其出入之多也今門下訊及又安敢舍平生所學而二其辭哉是故悟當下者謂之眞悟脩當下者謂之眞脩頓於當下之謂頓漸於當下之謂漸一切聖神俱於當下化一切衆庶俱於當下日用而不知得此當下者聰明睿知而達天失此當下者

昏髩放逸將迎意必而化物當下明通公溥則開萬世之治當下邪暗閉塞則基萬世之亂愼哉其惟當下乎恭惟門下舉動光明心事磊落爲烈烈大丈夫爲犖犖奇男子皆此當下之力也而自以當下爲未足得無望道而未之見耶抑亦聊以試疎淺之夫於荒迷之後也不然則爲夫敢比之於千里之駑毛庶幾萬分之一乎而未審有當於門下否也天台耿先生穎泉鄒先生皆近溪先生執友不孝雖未執業實心師焉其所著論自欲相輔而行古人所以貴有友

者正爲此也若諾諾附和則豈上天生吾人意哉古之學者亦不肯學一先生之言一先生固不能盡言也故夫子焉不學若以彼廢此則於道悖矣僻處海濱同聲希闊幸乘鴻翼輒吐肺肝惟門下裁正之

棐龍老 辛卯歲因龍老索奇書以表太史海嶽編寄覽書來云云因復

伏承札教云此書稍雜禪家見解豈不誠然乎哉郎謂之全禪可也老丈以奇書索生不敢不以奇應雖然老丈豈逃禪者哉君子之學務其實而已矣實苟同也雖禪其名復何害焉實苟異也雖儒其名復何

不害爲昔之儒者嘗闢佛矣取其書譏之其不爲更號以逃彈者蓋無幾也陰用之而陽闢之豈堯舜之道哉夫儒之學以經世也而苟不能知出世法則亦不足以經世古之眞儒必明於出世之法吾儒出世之法何也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心如鐘焉一扣一鳴百扣百鳴不扣則寂然而已矣故聖人於物也無畔援有天下而不與也佛之學吾不知其詳也然攷西方之典載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

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蓋佛出世法大略盡是矣而此諾此持豈出世事哉然則出世者佛學之名也盡其所以出世之實恰與經世法類焉經世者亦儒學之名也盡其所以經世之實亦恰與出世法通矣天地間寧有二道乎哉然今之爲吾儒之學者淺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吾儒之過去七佛也而今之儒者曾依其儀式否也若果曾依其儀式焉則上下有經百司奉職百姓安其田里而四夷爲之守

庸言信庸行謹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邪自閑而誠自存矣奚事乎馳見而騁辯爲哉今之儒者不能也而徒持其空名以攻佛及其攻之不勝也曰吾謹避之耳亦可笑矣而反笑彼之不避者是何異以五十步笑百步哉且夫中國之待夷狄也其策不出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則雖如周宣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皆不足以爲策之上也況乎恐巾幗之辱而猶恬然以爲得策哉今儒者之逃禪何異于此且非徒恐巾幗之辱已也將并自立之中土而與之如趙宋矣

稱號於海上曰吾中國也豈不可哀矣哉蓋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爲天挺聖神也其論三教曰仲尼
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
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常闡天下無二
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
給濟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大哉皇言
聰明睿智達天德矣故能驅逐胡元大闢乾坤而肇
脩人紀不亦宜哉今之儒者於仲尼之道所以祖堯
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者果能黙契洞曉了了無疑乎

則雖時引一二禪語以明之何害譬之聖天子端拱明堂冠裳萬國之中雜以四夷君長不惟不足爲朝廷之羞而益足以明大一統之盛蓋中國尊則四夷自効共貢獻儒道盛則異教自助其文詞理有固然者然中國不可以四夷飾尊儒道不可以異教飾說實之所在不可得而欺也且儒者之欲闢佛豈易言哉佛可闢則儒亦可闢也何者昔古之所無有也未有文字之前天下之民惟知鑿飲耕食之事而已有文字而後有義理義理之流也而後爲儒此土儒矣

彼土安得不佛哉中國之儒息矣彼佛安得不入哉井田之廢久矣游食之民衆矣民之福不齊而鰥寡孤獨者衆矣取士之途狹而慧辯高亢之士無所容矣不佛之歸而誰歸哉故後世之有佛也亦天道人事之會也今欲闢之必大整頓吾儒之學如古者禮樂射御之教六德六行之教井田取士之法一切俱復然後可然今之為吾儒者未嘗深求所以整頓之故如白沙陽明諸君子所孜孜汲汲者誠其人也後之學者不能深惟其意以繼其力之所不及反從而

非詆之整頓於久壞之後非并力相繼百餘年未易言也今千百年中僅出一二人而後死者遂非詆之使其一生辛勤刻苦之力盡廢而又欲遂臻於古者道術純一之盛豈不難哉且白沙先生之所謂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皆其身有之而轉移人心之柄也猶孔子之言仁孟子之言仁義也若以道論之無聲無臭至矣仁與仁義豈足以言之哉然欲明道以覺人則不容無言既有言則不容無柄故仁與仁義云者孔孟之言柄也仁與仁義既可

以為言之柄矣則端倪與良知獨不可以為言之柄哉又奚必孔孟之是而白沙陽明之非也葉化甫與李純顯論學有攻陳王先生語善學者亦覩古人之精神而已矣學不厭教不倦孔孟一生之真精神也以此求之白沙陽明二先生何如哉似亦可以無愧矣宋之儒者於其先輩之著作皆講求而傳習之我朝之學者不然弁髦其說而操戈以逐之其志蓋以求勝也不知己之說亦將為後人之所勝也苟有其真精神也猶將有類我者勝我也若乃無其真精神乎不待類我者亦勝

我矣如曰吾不許乎後之勝我也則亦奚以求勝乎前人為哉凡人心之愈趨而愈下也皆本於求勝商欲求勝乎夏也故不足其忠周欲求勝乎商也故不足其質其所求勝者乃其所愈下者也噫夫難言之矣如不佞者蓋亦墮於中而不自覺者也惟口起羞亦可以止止勿說矣惟老丈一笑

蔣蘭居年丈

春初不論亦云悟後不妨做工夫今見此語何如果極則之談否老丈若執此語為是則工夫且置請問

悟事何如所謂理以頓悟習以漸除者不過權宜之説豈可執以爲實乎若見有習安得不除若待除習安得不漸原來本色中求習了不可得矣惟求習了不可得就求理亦了　了得二俱了不可得又欲求除求悟豈可得哉此最切近于聖萬賢與愚夫愚婦以及一切有情無情同在此中過活天下本無事也鄙見如斯惟老丈裁教之幸甚

又

臘初敝鄉韓雲菴兄南行曾附短札此時想達記室

矣乃者獲奉手教所以督誨弟者甚切何幸如之感領感謝固不待言已獨所云不必與弟論種子且欲與弟論工夫者反之愚衷未甚了了又云未悟之人言工夫則盡葛藤既悟之人言工夫則盡眞實亦未審何者爲未悟何者爲既悟也又云佛設金剛之象爲護法王無量妙義即易天行健自強不息之謂亦所未解不知金剛天行係人力做成否若果人力做成不當言自金剛自強也又云吾輩既自許見性直須打辦精神純然於穆不已之命此佳語也然弟亦

不敢以見性自許又云不必言同之一字以分別天人名相此即工夫欲求工夫實義即起意即動念早已離却百千萬里此段尤弟所未解凡弟所云未解者皆實未解不敢臆對亦不敢粧村也此事自須奉函求正來人南去甚速姑遣鄙疑如此不敢蕪蔓惟

門下亮察

鄒南皋年丈

滿擬去冬得告而歸握手江頭傾聆至論不謂茲懷未能遂遂復移之夏及秋之交矣敝鄉韓雲麓兄曾帶

小札想已徹覽黃吉水至都下示以老丈所序孝經洋洋乎大篇世教賴矣此學曾有日新之益天地萬物也我也念念不停新新不住舊所知見舊所蘊蓄當無停泊處始得稍有繫戀稍有安頓謂之受用則可謂之學則不可此諒老丈所熟知者然弟亦一言之以就正也周海門年兄於學問甚切望大家共證之不備

又

辱札教者三矣弟居憂三年亦與病俱未能覓便奉

答然詩有之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者弟之謂也得吾丈至敝舍獲聞動履萬福爲慰寄示雅什誦之渢渢乎有金石聲其中任師道成人材可謂大勇力振古道於今日者也弟向以病未果此今始平復亦欲學邯鄲步耳過建昌嘗先師之葬此念耿耿然以老母多病難出門旣不能至建昌卽虔中亦難如約已然弟可行卽行不待約也攻無備出不意丈其堅壁以待之何如答問集一部奉覽外雜記一冊求正

又

承兆翰惓惓以學道爲言實繇篤之策勵也幸甚幸甚謂譚道者多悟道者少豈不然哉悟之一字本出禪宗然究其實即大學之所謂致知孟子之所謂著察也乃吾人入門之必不可少者足下言及此則既悟可知矣承諭眞悟眞脩者有幾此又弟之所難言也何者弟尚未悟也彼眞悟者非未悟者所得知也弟尚未脩也彼眞脩者又非未脩者所得知也既不得而知之又惡得而爲足下言之哉乃若聳眉樹肩爲當代開法眼足下之言益大矣願足下勉之同年

中或尚有人焉非弟綿力所敢任也然則弟於尊教不重負矣乎非然也肅詎知弟之敢任者之非負乎肅詎知弟之不敢任者之非不負乎足下又將何以教之

許甸南給諫

道莫大於仁學莫先於識仁心莫先於好仁經綸天下莫要於舉仁故仁識而不仁者自不能混也仁好而不仁者自不能外也仁舉而不仁者自遠去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識仁好仁舉仁是由

乎仁之道也由乎仁之道而不仁之道自與我不相涉也非但不與我涉亦且皆化而爲仁也非但皆化爲仁亦且原無不仁也此聖人中和位育之要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者也而不善學者輒區區於不仁之梭夫區區於不仁之梭非但天下之大其勢有所不能即一身之小其理亦有所不可凡心有所向便是欲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故克伐怨欲不行孔子難之是所謂一身之小而理有所不可者也而矧天下之大其勢又安能裁然則世之學者不亦徒

勞而鮮功矣乎善學者則不然反求諸身自識其一身皆仁也由是博觀乎天下又識乎天下之皆仁也於是乎仁其身以仁天下其制欲於一身而錯枉於天下者雖不盡廢而要之以仁爲主則彼亦若飲食之有取舍起居之有向背自然輕妙而不犯手段安詳而不動聲色矣嗟夫天下有至易之事而人自難之有至簡之事而人自煩之皆始於學之不講而不求先於識仁焉故也

周謙山先生

生與門下同郡不知門下之學乃爾承示論學書幸值暇隙把玩不釋手遂卒業焉始心醉也生幼服庭訓即志斯學壯而求友始開一隙之明強而得師方醒百年之夢豈期先覺近在吾土何其知之晚也深自咎也然尚及知也深自幸也凡論學諸書犁然有當於鄙心焉至與弼唐先生第八書及寄郭平川太守書往復千言如字紙脫印板當與西銘定性並行萬古蓋見理透徹固不待言即脩辭處亦足以令知德者不厭不知德者不惑也仰見門下所造多所度

越然鄙心亦尚欲有所請正者亦未卜其會晤之期也是以輒貢其狂語如左蓋聖人之學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何也愚夫愚婦通體悉是聖人無二無別聖人者若與之有一異焉則是爲之妖怪爲之贅疣而可無有者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民何知哉聖人若異乎民是異乎天也天胡可得而異也吾人之學夫何爲哉蓋因平日不肯照常有一點希慕聖人之心生長許多意見于今曉得此等意見不是便漸漸與他消去消到那共

愚夫愚婦一樣時方始與天合德似世人希慕長生而求之服食一旦知得服食之害旋將毒藥消去消到腹中無毒時恰與邪不曾服藥的人一般何異之有若此者亦生一時妄見也謹就門下正之幸金玉之罔遐比面談於萬里

又

伏承噏教有契悟超越之許生得之且愧且懼夫道一而已矣古之人如此而格物致知即如此而誠意如此而正心如此而脩身如此而齊家治國平天下

蓋如此而悟者即如此而脩若不可以如此而脩者即不如此而悟也尊教曰天地之間混然一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自古及今未之有易故不獨夫婦與其知能雖為魚草木以及頑然無知之物亦此知能也但聖人有此學故聰明睿知與天合一圓神變化妙入無盡衆人則日用而不知耳今學者不拗學路故終身無成又曰況人日間百感紛紜情欲交織省察少懈則種種念慮盡為道障反復尊教是兩截語也伏惟老丈德盛心廣不却衆庶生請畢其愚夫聖

人聰明睿智與天合一者豈能有加於鳶魚草木之外哉而鳶魚草木之知能又何嘗不聰明睿智與天合一哉若鳶魚草木不聰明睿智不與天合一即不成其爲鳶魚草木若聖人能有加於鳶魚草木之外又安在其爲聰明睿智與天合一也蓋鳶魚草木渾然一天也聖人惟與鳶魚草木一是以與天一也究聖人之成也如此而成則知聖人之學也如此而學學以成聖也此理固不增不學而爲衆人也此理亦不減學而得其路也不得不同學而不得其路也不

得自與吾與天地間愚夫愚婦有情無情萬感萬應

眞如魚之在大江大湖渾身皆水何者爲紛紜交熾

何者爲念慮道障從何處省察從何事省察哉今夫

鳶之飛也氣至則飛矣何嘗省察而後飛魚之躍也

氣至則躍矣何嘗省察而後躍草木之發生也氣至

則發生矣何嘗省察而後發生舉天地間萬萬其物

無一物不任其天無一物待於省察何獨於人而

異之如謂物無待於省察人有百感紛紜始待於

省察物不能省察人有心思念慮始能省察是二之

也一之是妄見也如謂悟處當見其同脩處當見其異是亦二之也二之亦妄見也天必不二道必不二聖人必不二故其聰明睿智與天合一者不二故也圓神變化妙入無盡者不測故也其爲物不二故其生物不測也二則可測矣可測何二如之故凡待省察而後合於道者以人測天以粗測微去不二之體遠矣此毫釐而千里者也如此而學必不能盡神恭惟老丈竭力此學一生視聖人不踰矩之年已過之矣省察之言諒爲後學慮耳生則念會晤之期難不

敢不直凡後學視聖人爲高遠不可幾及及其有志矣又各歸於鄉黨自好而止者皆後儒繁難之說誤之也誤人即其所以自誤者也生鄉之後進也以後進而聽長者之教宜虛心承受顧以孔子之聖猶求助於門弟子而武公九十不忘交儆令唯唯而已非所以善體長者之心也是以寧直毋隨惟亮察而終教之幸甚

焦漪園會長

承辱臨況使得傾領大教幸甚幸甚竊聆餘論仰見

執事聚心動念悉是活機啓口容聲皆爲妙語生也
受益弘矣而爲吾道慶幸大矣顧惟克己二字與師
門宗旨稍殊執事與生同師猶同氣也安敢不相正
哉執事曰吾人與天下本一體也惟其有己是以不
免間隔能克己復禮則天下同歸於仁則下文四勿
皆克己之功也是克己猶言舍己也執事所謂己所
謂非禮本看得精微活潑與宋儒及一切時說異生
可以不言而舍矣但我師曰克能也己即由己之己
克己復禮乃能自復禮也此豈强爲之說哉蓋以顔

子所問問爲仁也孔子之答答爲仁也仁是何物渾然太和元氣也太和元氣之中雖纖芥微物猶不傷殘況天下之大乎又況自己之親乎欲不傷殘天下先不傷殘自己（淵老復我云前日無己何處傷殘）則克之一字决非克治克勝克去之謂矣如顏子則爲勇而孔子以勇答則如此訓克字可矣針芥相投之義斷斷乎不爽也我師常言此章須詳復之一字易曰雷在地中復又曰復以自知此大地陽回百嘉暢遂之際故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象之見不得輕動一毫也而敢云

克乎蓋徧地皆春渾身是寶者復之象也而去其間隔者則噬嗑象也顏子之學由復入乾故他卦皆不足以當之我師平日看孔子話頭及看易十分細膩十分親切而其看仁之一字復之一卦尤爲細膩尤爲親切至於主張克已二字尤極力隄防盡命爭辯惟恐少涉傷殘失却伏羲孔子一生精神命脉耳昨執事亦云復卦原屬顏子是矣是矣而不能不動於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旨竊惜用之師矣此四句非克已之功乃孔子贊復之妙也猶之今

欲贊春之妙云有陰霾未甞不融融之未甞復結也欲贊紅爐之妙云有點雪未甞不化化之未甞復留也故曰孔子贊周易凡易中所云皆是就其見成者贊之也執事謂此語何如哉生性極鈍極拙惟確守師說一字不敢輕易竊謂孔子一綫眞脉至我師始全體承受者正在於此而其學亦可謂至矣若乃宣揚而光大之如執事力量豈能兩有生忝同門之末實不能不厚望也披露肝膽惟執事一意扶植萬幸萬幸

蕭豐源

向年以友誼我覲先生常誦執事高誼生胸中遂佰
與執事對然獨謂行誼節槩有以異於人耳近謂貴
同年曾僉倘公必又知執事不自以行誼節槩為足
而責欲士靜以求至於聖人之道生始信執事之眞
為豪傑之士蓋人之度量固相懸絕世蓋有簞食豆
羹纏綣而不舍者有萬金之富公卿之貴脫然舍之
如棄敝徒者夫敝徒萬金之富公卿之貴則世所絕
無而僅有者也至於行誼高出於古人節槩大異乎

流俗而能脫然以敝屣舍之此窮天地亙古今不可以一二數也夫聖人之道初非有所甚高而難行也惟人之情有所甚惜而不肯舍故不可以入道狂狷者聖人之所取也苟自惜其狂狷而不肯舍則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亦與鄉原也無擇令行誼如執事節槩如執事而一旦舍之以求聖人之道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其孰能與於此故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其執事之謂歟生嶺南迂士也地僻見陋不肯自安而嘗然求友於四方如

執事神交久矣偶有觧濡之便中情勃不可遏因貢其狂言如此惟執事錄而教之幸甚先師近溪羅先生集一部奉求覽正

楊虛白

足下於此事參學已久一旦豁然自信宜乎有無量快活作縣事務儘爲繁劇然自不覺其勞譬如馬良車快而過大行雖有險阻容易過之矣至若不動心之說非心全不動也如見入井則怵惕見觳觫則不忍見喤蹴則不受見去齊則不豫總是不動如目見

黑則黑白則白目何嘗動哉耳聽宫則宫商則商耳何嘗動哉物皆然心爲甚其動也正其不動者也識得此體以嘗大利害大得失何動之有若只以不動爲不動則及其不能不動時便生疑悔豈知不能不動者之即爲未嘗動彼苟動也奚以能不能不動如是哉承云有疑不能决即無疑亦莫與印正誰知汝有疑誰知汝無疑有無皆由汝儘有决擇儘有印正柰何云無令弟年甚妙性甚敏嘗來人莫不欽食人能弘道二作甚有識見予欲其抑心謙下以成全德

願足下亦以此意示之

趙煒

足下年甚少志甚篤資性甚敏吾道中一巨寶也承云獨處無可語易於放下又云疑思盈胸無人印正不其然乎蓋此學一遇同志便分外生發越加快活至於離羣索居亦不過隨衆作務而已雖放下亦不妨也此是須臾離不得者豈因放下而遂無哉至於有疑料只言語文字之間不能無疑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已是全體真知何疑之有細覩足下二

作此事已甚了了決不致大疑也但有一事相勸第一要早以自牧慮以下人爲急不然從前所得悉是妄見不可不珍重耳若夫放下處正是照常知疑處正是眞知生不以此爲足下慮也

又

承問見過自訟之旨懇以爲有若無實若虛方能見其過不怨天不尤人謂之內自訟吾人念頭上但有一絲牽掛俱是過不必逆施諸人然後爲過也我賢契病體至此且須一切放下屏息諸緣勿論見過自

訟日用已矣乎三字更爲嘹亮白沙先生云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亦此意也賢契但信吾言千萬珍重外過箴一章請每日諷誦數遍或令童子朗誦而聽之足以清神爽氣百病自去

箴曰我本無過　過本無我　我本無我　過本無過　皆我無我　皆過無過　無我皆我　無過皆過　噫一切放下　無可不可

何九叙秀才

韓雲麓丈人入京曾接領教仰見理會此學之切時欲

作答不知有何事挽絆遂忘之矣今海羅丈入京又接尊翰始憶前書偏處搜尋不得無所據以答足下雖然就使據問以答要亦解釋文義增益知見耳多一字卽爲道障夫子所以欲無言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爲不了語也此道當下何物可濯何物可暴濯暴且不可又豈可得而汙染哉足下與劉肖一讀書羅浮甚佳但所寄亦皆不了中之不了者當日別曲江尚有灑然自得處想忘之矣又未知肖一何如也不佞歸省老親已有日會當偕領諸君觀磨

之益茲不悉

朱紫垣秀才

徐貢士首夏入京得接翰教喜慰無量以足下不忘學也學業之溺人也久矣足下之困於是也可謂甚矣人或改繩墨以追時好乃猶以迂闊之談為念此足下所以為異於人也雖然道如大路足下信之矣奈何又有邪岐曲徑之疑乎豈以道本大路而我則未免於邪曲乎是道自道而我自我也豈知我即是道道即是我我若邪曲則道亦邪曲不得獨言道正

直也道若正直則我亦正直不得反言我邪曲也若云道本正直我尚未免邪曲須變我邪曲以體道之正直又不知吾人自少至壯自朝至暮所幹何事鳶飛魚躍草天木喬何嘗體道何嘗離道吾人自視反魚鳥草木之不若何也吾人若于此處不甚着力勘破未免恐懼疑惑而動其心故發之于文未能直捷文與道一也豈文自文而道自道哉生於此處亦全未之有得但願與足下共求之耳追惟往日聚樂劇談恰是十年事矣何日再得晤面中之懇切懇切

答曹州貢士郝玨

讀來翰訊生以百姓日用不知之說足下自許明易者也既有疑於是哉生知足下必無疑也無疑必非以爲問也非問而生強答是謂往尊生亦述生之疑以謝學愛而已蓋昔者孔子之學易也韋編三絕鐵簡三折漆書三滅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近世吾師羅先生學易於其門人胡生三問而不肯告三呈而不見許夫自學者其久若彼學於人者其難若此今也不需歲月不借指授而輒能通其

奥又能爲之說意者猶世之所存乎天下固有異稟
未可以常情測度也足下其然乎幸明教之

書李明仲冊

李子游學於京師而歸請言於楊子楊子曰子於此
理其有不信矣乎曰信之曰信之而欲有言何也曰
信之遂可以無言乎曰非謂信之可以無言也謂夫
此理非言之所能盡也何者六經四子以及諸儒之
訓詁語錄非不備也而學之者尚未能有得于其中
是言固有所不能盡也言固有所不能盡而惟信者

能盡之有人不自辨其面者或告以闊狹之度或告以青赤之色或告以眉目顴頷之狀而至於引物以擬之徵人以方之雖更千百人之言而其中猶恍惚無所準及夫明鏡在前一覽以自照則向之言者皆是也彼亦有所不盡者而吾亦無事乎彼言自足以盡之也學之道亦若是而已是故學貴乎自信自信者誠之謂也今夫天之大生也是以誠大也地之廣生也是以誠廣也自其廣大者言之則累千萬言而不足自其所以廣大者言之則一言而有餘故學而

至於誠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自信之謂也自信者無所事于言子非不信也而曰信之遂可以無言乎是猶未免于有言也意者子信於言而未及乎自信也予其慎求之矣苟有所未信雖求之言何害予猶懼子以信自安也抑予猶爲予懼也安敢遽以懼子願與子共勉之而已李子再拜曰謹受教

答友人不怕死說

傳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死者人人所共怕也聖人亦人耳謂其不怕死可乎佛學

有厭離生死之說抑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說也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天下人之浮於大江大海而不懼何也恃此以不死也凡聖人所以濟世之具皆起於怕死而爲之圖此之謂不遠人以爲道也而聞道以離生死充其濟世之大而舟楫之竪者惟怕死之極然後有之後世儒者諱言怕死二字故其術也始以不怕死爲名而昧其中情其既也遂以不怕死爲實而去道益遠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曾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者唯一貫之傳而得孔子之宗者也其怕死如此向使死而不怕賊深之臨也任其墜而已薄之履也任其陷而已何戰戰兢兢之有而又何以得免爲幸也然則曾子之情可知已後之儒者知尊孔子又知賢曾子至其爲學何相背之戾也豈非自流於異端而不覺哉吾嘗觀之人情無有不怕死者及其不怕也必其有以勝之小人之趨利也走死如騖是利勝死也烈士之殉名也終死不顧是名勝死也忠臣之衛社稷也捐軀不

恤是忠勝死也戰士之赴大敵也矢石不避是勇勝死也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是諒勝死也苟其無以勝之者有不怕死者而論天下之全勝則無如聞道者矣世之談不怕死者旣遠於道道何由而聞未聞道也而又不如數者之有以勝之輒曰不怕死吾誰欺

恭選部來書云閱李卓老别刻有論佛學初以怕死爲與脚則必以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無有不諳涅槃致彼岸者又云聖人惟萬分怕死

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李姚安於佛
乘不淺審爾則世儒所訴諸佛家本怕死故云脫
離生死不爲不深中其病而此等脚跟恐未可謂
之眞脚跟亦未可便當上乘也蔡君此問可謂切
問者乎吾不可以虛負之故著此說

羅鵬雲文宗書

曩辱垂教是時荒迷特甚不知言談何以抵對去冬先塋襄事今春祥肉已頒衰疾漸平稍省人間事入夏文塘丈復抵舍獲奉翰教多所稱許似謂其可教而進之于共學之列者自惟何以得此於老公祖門下也意者豈所就正有一二語近似者乎即有一二語近似要不出吾師之緒餘也亦不出老公祖之舊聞也而迄今猶着于懷仰見好學樂取之誠矣承云先師近翁直指人心先登道岸復赤子天性之真擴

萬物一體之度主盟千古直接孔顏此實天下萬世公論也門下以家承稱美豈阿私哉今試與門下傾論之夫先師以仁成其學即以學成其仁以道弘其身即以身弘其道其羣同志而商之學也乃其所以學於同志者其念畛域而同乎人也乃其所以嚴於自治者其語赤子之心十不及二三而觀其所行則赤子之狀盡見矣其言一體之義十不及四五而求其所爲則一體之實悉著矣是之謂以身爲量則無不覆也以身爲基則無不載也以身爲蔣則無不令

古也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惟先師爲然他人之學也猶一家也而他家爲鄰家矣猶一國也而他國爲鄰國矣先師皆家之皆國之是故其平生無所不學無所不師若江漢濟淮一入于海皆海也誰復論其源之長短流之淸濁哉而非窮大失其居也其兼覆載也取之一身其貫古今也取之一息至易至簡而已矣求之於古若舜之聞善若决江河文王之無歆羨畔援孔子之無意必固我近之矣是故天下之眞大人必爲天下之眞赤子天下之知赤子者亦罕矣

又奚怪其不知我近師也昔葉公之好龍也左右屏垣無不畫龍者一日真龍垂頭于牖舒尾于庭葉公走而避之人咸笑其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今談赤子之心孰不艷慕一有真能赤子者出焉又莫之與也是葉公之類也門下近於此事究竟甚深故鄙說敢及於此承教正心誠意有心正之有意誠之恐猶落第二義不若心無其心不正而正意無其意不誠而誠此見門下理會到甚深處然尚非大學之旨大學教人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舍格致而

述我說片即與大學相反不可不察也蓋必於物之本末焉格之洞然知吾身爲天下之大本則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不得不誠誠之至矣則其以天下爲度之心自無不正是心與意正與誠皆自明明德於天下言之非泛泛然言心言意者比也其說則答問集詳之矣黎文老具道門下求道甚銳聯學甚切夫求在我者求即得之矣道在邇而事在易幸毋爲其遠且難者區區之獻止此伏惟鑒亮不悉

蘇紫溪同年書

首夏末旬得接來翰及所刻易說捧誦之乃知門下於此事造詣甚深較勘甚破殊自覺愚弟之見猶糠粃也伏惟門下以生之謂性一句是言性之最妙者此豈私告子哉實大易之宗旨孔子之微言也門下又云孟子之言非闢告子而別有旨也嗚呼安得有大識見大力量者如門下者當宋儒之時而與之一決不致悞數百年聞人才哉又曰人知生之謂性則當盡其性以不虛此生故舉犬牛與人之性并言之爲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一失其生則遂禽獸不

遠此數語尤佳然非末愆所謂盡性者如何而盡所謂幾希者果何所指聖學毫釐千里正在於此故未敢輕諾也盼教首稱聖人欲人循循於彝倫日用之中而自得其所爲性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尊見蓋謂性命可以不談但能循循日用彝倫之理而性自得矣則所謂盡性幾希當不出此夫人不先明性命之根原而能循日用彝倫之理是人學不先格物致知而遽欲正心脩身也得乎夫知彝倫日用之卽性非學有所悟者不能也人物幾希之辨正在於此今欲

人不言而躬行則終於行之不著而已終於習之不察而已欲盡性以不虛此生奚由哉古者聖人之立教也慮人之近於禽獸立之司徒使之明孝弟之義以謹揆之民非教民孝弟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孝弟既已行矣聖人特爲之申其義耳豺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鴻鴈有兄弟雎鳩有夫婦倉庚有朋友性之也而不能自知惟人也可以使之知其在凡民亦尚知之難惟人之秀者知之易也此聖人所以養之學校登之俊造以楙翼世教於無疆也是故不通其

義若不能中其義一人能中其義則百千人明其義
百千人能中其義則爲德人明其義明明無盡遂備
穆宇熙皞皞之世比屋可封至於擊壤老人亦知帝
力之何有康衢兒童亦知帝則之默順皆由此而成
也其機括具存于人學一書如次第之少差竟徒勞
而無益耳豈敢謂仁見之論性甚確甚精而至論盡
性則未詳未悉無乃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耶易說洋
洋灑皆至理之言古人未發之旨每當生生處發
揮毫快信非苟作獨於復卦未盡其蘊易之有復如

人之有眼一身光明盡在惜未由縮地傾領緒論也
承云周李毀方踰閑此傳者妄也周公乃鄉塲敝座
主與李爲友而跡若氷炭其爲人也壁立萬仞非義
不錯寸趾實古之猖者也李則一大豪傑其進道也
若梏矢之發於機若飛泉之下峪亦日之轉谷也二
公皆可敬可畏而何爲不同而有所若爾者又何足
以師之哉承云吾輩用工只要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是矣是矣又曰黑白亦不可不明弟以爲白之於黑
白也已粹然矣豈以爲不可不明而故明之耶以爲

不可不明而明之是有意於明也有意於明則適墮目中一障而黑白或有時而淆之矣聖人於視人一事蓋三致意焉夲以好惡歸之仁者有以也仁兒學契生生之旨與仁者同途矣第不勝區區之願但願仁兒生而又生則志仁無惡夫無惡矣又何攻焉無惡之可攻乃眞攻惡者也將舉天下皆無惡之可攻也太和之氣益不充然在今日宇宙删裁伏惟不彼而終教之幸甚

劉承所

闊別久矣獲奉教札有如饑渴之於食飲也承云無等待無造作此千聖法門足下直信本心豈取迂生口吻哉至於天空海闊何處非我固不必株守匏繫爲是然豈離所守所繫別尋天海舍眼前空闊而別求空闊哉是又有等待有造作矣與不二之法背馳矣知足下必不然也不佞近來亦不濟事衰病侵尋談說漸廢久知此事開口不得但不能頓閉耳謗法侮聖罪之大者因病而省談雖一失亦一得也足下以爲何如索新記卽無尚有舊說一紙封往一覽教

之不盡

洗孝廉

承翰教具悉年來精進於斯道良足喜慰所云心一天天一虛虛則活虛則久俱是反身體驗有得之言非對塔說相輪者比也又云擬見在皆做見在事此正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之極則也若果到此地位尚何道之不可幾又何過之不可改乎聖人未嘗無過只是過得不住耳故曰安安而能遷曰徙義曰勿憚改惟能改過然後為真虛也執虛而自是卽不虛矣

故自知過而自改之虛也或人告而後改亦虛也或雖不改而人言不逆亦虛也何者蓋事亦有已應而不及改者或我原未為過而人見吾有過者或迹雖若過而事理必不可不然者此皆在不改之類然人言未必無見而執已見以逆之即吾中不虛矣要之事上難以執着聖人學問只要頭腦是當虛者學問之頭腦也事有過而虛無過也過可改而虛不可改也此處見得親切方進於不貳過之域惟足下勉之生辭且有日寄函求正不一

寄京卓老

湖山佳偶足下又喪之眞造化之畸人矣生想人寓形天地間若與遇而俱適則千態萬狀何可勝紀惟不求其同而求其適乃所以爲百慮而一致也苟不求其適而求其同則躍冶之金也是故達理者無是非契眞者無同異人之見於大同中而強見其異於本異中而強見其同大同中強見其異者如百姓家謂徵官人喫得一斗米飯本異中強見其同者如病人寒發時見人皆寒發熱時見人皆熱也此皆屬見

耳裡中所無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無故而見其異矣又從而攻之則吾之見益堅豈不爲道之害哉見去則無異無異則道存此殆孔子之意與友山丈入京適生貧病不得細領教益今南還因托以就正於有道門下者如此幸隨便惠教之感荷不淺矣

俞定所年丈

老丈在京邸時一付虎溪引得小弟多招口業自出京後不惟杜口兼以杜門蓋一病幾於不起矣新歲

來強起應人事始得與祖原先生相接又領得老丈手教喜慰喜慰承教云彼甫推日用矣患在不知今知之又患不能忘之道不遠人有以爲之即遠之矣今未得放下一知是有以爲之也是於此道猶成二也不識何術而可躬正自然日用而不知者也何足以奉太問雖然既辱問矣安敢弗答試以妄意奉復老丈湯戀爲上而天下而地靈而人蠢而物一切皆在日用不知之中而老丈自以爲知之請問所知者何也老丈試自審之烝作蒸嘗饑食渴飲一切云爲

酬應有少分用着此知否耶若無少分用着則老丈見今無知而妄自以爲有知也以爲有知旣妄矣又欲妄而忘之欲忘之旣妄矣又妄以爲不能忘妄上加妄終無已也豈知目本無花何花之可滅心本無知何知之可忘妄復無妄義盡於此而弟之此言亦妄也惟老丈一掃浮華直證眞實幸甚

蔡體國

承華翰虛虛以學爲問非世俗寒暄語也足下品格不凡此足以覘矣學者多歧一悟而天下無餘事足

下問之不能無疑而以爲孔子好古敏求子臣弟友自謂未能終身循循不知老之將至未有簡徑直捷之方也此足下意思自佳然不過臆度之說耳試謂孔子好古敏求者求何物乎果止於禮樂名物而已乎倘止於禮樂名物而已也又何以云君子不多也吾一以貫之乎由此觀之則其所求者必不止於禮樂名物不止於禮樂名物則其所求者何也不可不深思而求其故矣子臣弟友自謂未能豈聖人實能之而姑謙爲之辭哉蓋道不遠人者也人之爲道而

遠人則不可以爲道矣故聖人之所能者皆衆人之所共能而衆人之所不能者聖人亦不能也惟衆人之所不能者聖人亦不能故不敢以過求諸巳惟巳所不能而衆人亦不能故不敢以過求諸人不敢過求諸巳故言常顧其行不敢過求諸人故行常顧其言此君子所以慥慥有誠而天下亦遂平平無事也彼遠人以爲道者則不然不知巳之實不能也而常隱然自以爲能不知人之不能猶夫我也而每紛然責人以必能是以人巳之間俱無休息之期尚可以

爲道哉若是者何也聖人止於性分之極而世之爲道者馳求於性分之外也其所以馳求於性分之外者何也不知性也不知人也不知天也是故學以知性爲先孔門之所謂知近世之所謂悟也其名異其實一也所謂悟後無事者非無所事事之謂也乃行其所無事耳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兄友弟恭目視耳聽手恭足重天高地下時行物生何事之有哉今之學者第恐其不能真悟也第恐其不能真無事也若真悟焉真無事焉馴致於篤恭不顯無聲無臭之域

也不難矣此足下當深求而篤信之者不必疑也簡徑直捷之方安可謂無但存乎其人耳顏子之在聖門其年最少而能見道於卓爾曾子聞言即唯謂非簡徑直捷哉若子貢方信而忽疑冉求自以為已力之不足雖求其簡徑直捷不可得也今畏簡徑直捷而舍之不求則將求之煩迂曲緩者然後可哉足下其深思之毋諦禪說而棄道真苟不離倫物而於心性有所發明即孔子所不惡也故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又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成名今得與茲開闢惟靈千古未有之籍也假令孔子
見必任教求之列否則烏在其博學哉不佞素惰於
道何可聞修之甚壯年之前亦隨衆而攘背焉其後
稍有所趣漸好其說然未究竟也近年以來博綜而
潛玩始得其所以然乃嘆聖人爲羣生開迷道覺其
苦心竭力如此又於是始識吾孔子之說與孔子之
所謂亡人如此足不佞因佛然後知學孔子不敢諱
也顧亦甚久了哉　一晴尼下自大年以迄於今未有
所得於彼之分毫而弟以意是臆度斯道意者心未

虛也足下苐虛其心而無於道思過半矣幸勿以予言爲贅

劉子誠春元

自足下西還以來忽忽半載適奉德音曷任欣慰首叙關學之幾墜繼陳始見之未真終言今信之已篤不其然乎吾道幸甚橫渠先生豪傑之士也西銘極其大矣正蒙極其精矣彼何以大且精哉知人之即天知衆人之即聖人故也其言曰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橫

溪之學乎此則其立言安得不人人且精也且人何嘗非天衆人何嘗非聖人哉特未有以告之或有以告之而不之信故昔以同天同聖人之身處夢寐中虛生虛死焉耳學何事學以醒其夢也欲醒其夢必醒者處乎其側然後可也嗟夫以孔子之門僅顏曾二子至於孟子僅一樂正子而猶在擬信之間大夢之醒者此其難也今足下以爲自信如此其誠自信乎哉顏足下厚自愛矣承云此理本不暇辭說第牿亾瞶蝕者多且久非然也非然也只之質矣日用飲食

孰能特臥孰能斷飲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之不增不知不減生適大夢之譬亦非真言此理旣通晝夜又安得有夢哉吾輩又勿以夢視人方為醒士生此語不能有益於足下但欲堅足下之自信耳

王騰揚

承示昔規讀禮此古道也懇懇內有神攝航渡驅策飛騰等諭讀之恍然接足下於衰替中矣生蓋悉朴之夫年來種種技倆方自厭棄安能有所稱說作賢者無從而飛騰之哉獨念昔上先師從游於壯年而

篤信於師道今其逝矣竊恐後之是以每對友朋輒欲舉揚宗教而不容自已也且此事寧俟神攝寧俟衆驅吾人一身自頂至踵自少至老自朝至暮通體是聖徹骨是天爲之他不增不爲之他亦不失只有些此一機括在人一竅識之耳爱靈識之亦不爲難只在親近賢友而聽信之今之人師古之人也足下掛學多識古人之事而親賢取友以成其德古人第一美事也足下能之則亦古之人矣豈古有賢友而今獨無哉願人取之何如耳惟足下自成自道自明自

強生今亦自圖之不暇也足以能助我否乎

楊淮卿

古人云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此語大有警於學者學者常誦此語必不陷于足已自是之失矣然又當自審所見何如倘於日用平常處了無可疑而輒自生疑是乃退而非進也古人有言曰所生不疑惟德之基足下歸凡半載矣日就月將此一段信機誤已能確然不退轉此道洋洋優優滿前俱是幸勿遠求也貴鄉楊晉庵先生請告回甚孜孜汲

汲於學問者也足下適從之使千萬虛心商證共成此一大事使貴郡淵源光于伊洛豈不美哉

又

弓既作前書封識訖將送楊曾老處不意次早胡貢元柾顧得接來翰開緘讀之不勝喜慰乃遲前書不發更以此札附入奉覽來翰引夫疑大進小疑小進之說生前書已悉其義茲無容贅足下獨與人講說處不能上下皆通隨機接引自疑參悟未徹故不足以發此自省之道固不可無也然亦不可助長孟子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曰日月至之時皆熟矣然熟非難也真種爲難足下之種誠真而何不熟之患惟因不熟而疑其種則不可也夫仁者學問之眞種也而仁者人也足下曰道不遠人合內外貫隱顯無静而無不静無動而無不動者是也足下得此謂之眞種種雖真而方且耕之種之耨之之時也若夫與人講說能上下皆通隨機接引則是刈是穫矣安得不待其日之至哉然欲待其日之至非勤勤懇懇聯同志而切磋之亦惡在其能待日至也凡足下與人講

說非必求過人也求自過而已至於人之過否繫其
機之過不過也吾焉得而強之哉足下藉此以求熟
可也生數年前大約亦困於此賴師友勉以勿厭勿
倦始漸漸得力今覥顏皐比日與海內羣英商搉大
抵尚求熟而或乃擬我於教人亦過矣生豈能教人
者哉足下其諒之否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凡與友處欲自伸已說而不能盡彼之長自見巳是
而見他人之非皆好為人師之病不可不察也此言
出於孟子而孟子或不免焉其闢楊墨是也好辯之

議雖力於自解而卒亦自覺其不必然觀其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辯將以息邪慝也今反經而邪慝自無此非所謂自覺其不必然者歟孟子誠不得已也今之時非孟子不得已之時矣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學今之時雖然而生與足下輩所當汲汲而圖者也承諭家庭之間孚信和樂孟子反經之道大易閑邪之旨孰大於此

又

貴鄉楊貢士至得接尊翰一通外有與王秀才論學語十三紙晉卷語四紙答晉卷書三首時義五首捧誦之下具悉進學脩業乾乾不息之力吾道幸甚翰教中所致疑者皆切問也道異多言然既辱問不敢不答願吾子善聽之子於道之洋洋優優云無疑矣又曰反之於身天清地寧鳶飛魚躍之時何不少而情識意念習染既久乘間爲祟尙馳逐而纏縛則子之所謂洋洋優優者何也不幾於道自道而身自身

予豈知情識意念即是清寧飛躍更無二體惟不二故不測也善學者一之而洋洋優優不善學者二之而轇轇擾擾善學者即習化性而妙入太虛不善學者即性化習而滯成物欲大抵學者只患不識心體既識心體便合平常既合平常便知千古聖賢與衆人心一樣吾人未嘗馳逐聖人未嘗靜定吾人未嘗纏縛聖人未嘗解脫吾人未嘗非天理聖人未嘗非人欲不須疑貳一任平鋪未應不執既應不追遇困自知眠者蹶自知起飲水自知冷暖不用遮護不用

計較善與天下共爲之失與天下共改之如泛乘舟於巨海四無倚傍而聽其所之此謂小心翼翼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此謂戒愼恐懼而畏天命也此際若有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心腸即是名根作祟久之易入鄉愿不可不畏也承論及周程朱陸楊游諸儒之同異此固尚友論世之一端也然苟默會其同即不必復見其異從古聖賢無盡同之見而亦不必盡同也不必盡同所以爲大同也大學以明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何謂容成一番虛說無實際得力處哉竊

謂吾人自有生之初以至今日後日無一人不實際得力無一日不實際得力只是不自知耳由此求知謂之明善誠身以此形之言謂之脩辭立誠離之是虛說也說果虛矣又何實際之可冀乎末段所云似下愛我而實非夫不追不拒爲學者設哉吾人心體自是如此而以爲專爲學者設此雪宮館人之見也了不可以是望我而我亦不敢以是願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正在於此舍此便無學矣據吾子見處不爲不高而於此置疑則猶未免虛見也可不懼哉

請子貫之辭一切言說時時事事念念無不與道應魂魄二字與子何干而欲求解乎書至幸善理會勿泥勿疑珍重珍重

劉肖一

承諭別後携令郎入羅浮遠城市絕塵緣此是好消息學者無出塵之志終難語道但凝滯於此亦溺而已矣足下他年自有見處今且任之不妨也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乃莊子語吾寄引之以證良知之易直處原非特循工夫若以脩然往來作工夫反不脩然

矣未及世上作爲不近人情一段誠有感慨然吾人之學以反身自治爲第一義假如見他作爲便反身要不作爲見他不近人情便反身要近人情我不作爲矣猶見得人有作爲處非人作爲也乃我尚未免於作爲也我近人情矣猶見得人不近情非人不近情也乃我尚未免於不近情也刻刻反觀鞭鞭着肉所學方到實際不然雖識得妙論得精祇增知見耳奚益之有

管東溟公祖

魯川丈至再奉教札道前所寄示者鄉誦益見雅愛所謂以吾之不可學先師之可者謹領畧而服膺矣洪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錯之以四時明之以日月吾先師之學近之游于其門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則各自謂已經印正不能相下相取以會其全卽如不佞未聞礼教之前未嘗不自以爲是也而今而後知所見之未盡是也知未盡是乃所以學吾先師也而以所是學者吾見其失之遠矣蓋孔子之道至大也傳之曾子則守之以戰兢又傳之子思則守之以卻

傀至孟子稍遠矣猶賤霸闢邪以守之也此其所以自任於見知也聞知者主創故規模必大不大其規模無以收攝宇宙之精神見知者主守故防範必嚴不嚴其防範無以壓伏同類之意氣此孟子末篇之旨乃萬世聖學之律令也不佞講之素也門下之學不出於吾師則似乎無所事守然願游心廣莫與物玄同即妄皆眞無魔不佛嬰兒萬類觸墜無礙豈不快哉無寧使百世後喟然興嘆於聖人之才也何如何如舒州丈此來益不佞者多多在吾師之門此其

龍象之一也得見欽幸大矣謹此附聞有懷不盡：

周謙山先生

天有意斯文於吾惠乃默佑老先生之精神以主盟之去秋札教惓惓獎引惟恐後學之願息如子貢也至云聖賢垂世自有見在典章而彼非的路則閑邪之意至矣敢不仰體至懷第此典章經漢唐宋及我朝諸大儒先講明解說者多矣而來教曰前賢各持一說而律之以聖人之矩尚隔一塵然則見在典章難言之矣吾孰從而求之乎來教曰道如日大明而

私意障蔽則在見不在日誠至論已然則前賢蔽於見後學安得獨不蔽於見乎竊恐前賢固蔽之於前後學亦蔽之後如日之道體未得遂明而見在之典章亦同岐路而又何病夫異說之紛紛也不佞以為人當做大人學當做大學見一善言聞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人之大者也合天下之人以明其明德學之大者也然非可以硬寨做去也必由格物致知而得之其格物致知之法必從大處格大處致然後其始終之條理不錯昔子貢之學起於方人故終不

間嘗與大道也哉抑前此之其人其行與說之紛挐世
自有其人在而不佞有所不敢何也畏其稱之以小
而終於不大也不佞固踵老先生之後塵者也不敢
不盡其懷惟莞詧

孫麗吾公祖

五年前嘗奉德音自不省羅先君大變不比爲人與
老公祖若臨世不意忽承捐賑眞如夢寐憶昔都門
相遇十年事矣昔同壯夫也今同白首也吁嗟可不
念哉伏讀手教勉以格君之事仰見明公之學識其

大矣雖然有本何者欲格君先自格也諫折挪枝在伊川以為格君矣而于騰廷之者以其不合于孟子也夫好勇好貨好色孟子不以為非而惟引之與民同者豈逢君耶理有固然耳當人君戲折柳枝之時豈無可以引之于道者蓋即此戲便是生機戲者天下至神之理也詩詠武公善戲謔兮孔子亦曰前言戲之耳成王以桐葉戲弱周公因之以成唐叔之封夫君臣至嚴之際得此一戲之機何其神也嚴則肅戲則和肅者閉塞之端和者交泰之兆也為人臣者

便當推廣此義以成樂禮即此樂備以成生德而天下之治由此成矣而奈何其失之也其言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是徒知柳枝之不可摧折而不知吾君之生意之尤不可摧折也重柳枝而輕拂君心之生意居于名而善格君也乎蘇子聽之其亦迂之明公以何知古之君子其自治也嚴其望人也恒恕而況于君乎今人之責難于君也不遺餘力及考其所自治者十不得一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自治不能十一而欲望君于千百毋乃欺乎明公又

以其言爲何如也不肖非知道者也何足以當明公之旨祖述所聞以答厚愛而已

栥拙一司訓

天地萬物也我也皆眞實而無妄也但須識得此眞實方能不着於妄若未識得徒自起見即成妄見因之動念亦成妄念百刼千生妄根不斷充塞兩儀銷蝕三光何可勝病佛云無始見病即此之謂學人執妄爲眞認賊作子故大慈悲憫方便破除若能契會元眞即此皆成戲論不增不減義亦盡此

鳳陽商通判太崑

鍾辭半月多得同心之助別來彌切懷想承寄會語具悉加意斯文去俗吏具霄壤一序推本先師羅子尤歸私銘感無極者也人生本親學脉本師古之道也自儒先後言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一倡百和而背師者紛如其受一言之益終身不忘者不亦難哉不佞乎生極拙惟不至損德如此耳且夫有自強不息之乾而無厚德載物之坤未有入聖域者也若足下所稱進可謂近之矣願益加珍重道妙只在平常聖

功不離易簡造詣視厥志成就視厥器及其成功一也惟足下圖之不贅

許何南給諫

周濂門公祖之學直捷易簡令人吾省老丈不可不與相關其甲證也未見其止是孔顏樂處若如見止止至善之止則顏子得之久矣孔子何未見之有動靜相將亦無自考之理將動則動將靜則靜正當是時何暇自考此時既去自考何爲若以此爲功課恐差入俗儒拘檢不是聖學惟高明圖之

馬杞縣

不佞嶺表迂生壯年得師江右羅近溪先生講聖賢之學切於衷夊年來憂病離索學植久落竊秩陪京朋簪再合已爲幸廖高賢中州名宰亦惠德音實出望外恭惟門下寄命百里爲民父母學道以養其愛人之德百姓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聞今春都諫楊晉庵公過從治門下掃館宇以居待集章縫而延論部民興生亦列其間大會無遮傾論連日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矣而且聽孫於游談委心于寡

腼結神交之契吐如故之詞托道生之舊交通千里之遐想甚矣門下之好學也特大而鼓小挺重而鍾輕獨且奈何雖然安可竟負請以所聞夫學者當先發大願次明大本大願不發則其求大本也不切大本不明則其持大願也不堅願何大願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本何大先自明其明德是也蓋有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則其求明其明德也如求食以救饑求水以救渴自不容於不切而明德既明則其明之於天下也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也寧有不了之願哉此

吾儒大學之道也即佛文殊智普賢行亦不出此高明必有得於此矣不佞請因而實之可乎若來教所以爲近世學人憂者皆由其智頗之不實夫既無實願又無實智則其學必出好名而流於自欺無足怪者千態萬狀何可言盡哉誠可憐憫然不佞不爲此等慮推于門下致無疆之祝耳布衣善士雖機緣有待而即今亦民之表也其見優禮不亦宜乎因併及之不盡

麗丹徒

錢上舍抵白下得接翰言云因鄙說有所印正精神踴躍如有所得又引拙論心如穀種有擇種問老農之語且述舊作新纚纚千言不倦足下向往眞誠具見於此善道幸甚凡吾人爲學將以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者將以學爲人也人者何仁而已矣能生生之謂仁如桃仁能生桃杏仁能生杏桃杏之生彌宇宙而不息者始於其一粒之仁也故學也者所以求此一粒之仁於吾身也一粒之仁本具而不識惟其不識故意見得以戕之雖爲賢人君子皦然皭然可

效可歎亦不過如桃杏之鑽其核其可口者味之甘美而已欲求其種不可得已凡不佞平日之所望於高賢者皆此意然未及深言之也今足下懇懇若是不佞尚何愛吝吾然此中所不能形容者竟亦不能也種是不可言喻而自得之足下事親即為孝子牧民即為仁[illegible]蓋莫不由[illegible]了則天與之厚使然加之以學[illegible]而矣況必能復不悉[illegible]兌錢生佳上醇樸有氣[illegible]想[illegible]是以益友賜我也感謝感謝

利瑪竇[illegible]

留謫來教不吝家珍如云人必忘其有識有知之心
而後能全吾不學不慮之良夫惟有大忘而後得吾
不可忘者此之謂成性存存不言而信赤子之真心
也自非退藏於密莫之有得凡六十一言言言是金
玉矣雖然道陽也言陰也陽得其全陰得其半孔子
嘗欲無言正謂此也夫不學不慮之良自受形之始
以至於一息尚存無一人不全無一刻不全也何必
忘其有識有知之心而後能全乎此不學不慮即
吾之不可忘者也何必有大忘而後得乎成性既存

存矣不言倘信矣又何必退藏于密然後有得乎授門下之言未爲不是然謂之得其全則未耳雖金玉屑眼中翳着不得還聞之人促筆不能備謹此謝惠謝教乞亮

證學編二終